

跨界改編進行式， 臺文基實驗創新

| 文學筆記

Literature Cross-Over: The Experiments at Taiwan Literature Base

| On Notes



文：溫席昕（臺灣文學基地）
圖：臺灣文學基地

以臺灣文學的實驗場自居，臺灣文學基地（下稱臺文基）自 2021 年正式開幕之後，陸續以各種文學跨界形式為臺灣文學開啟新視窗，這一年多來，透過展演、課程、社區參與、公共服務，發現文學原來是生活裡的五感體驗，每每以嶄新的手法，讓你我帶著一點以文學為名的聲音、氣味、圖像、記憶與創意回家。2022 年的臺文基，又將聚焦在哪些跨界改編上呢？

臺文基怎麼「跨」？

百花齊放的文學推廣活動，是大眾對臺文基的第一個印象。在這些看似彼此獨立的活動之間，其實一直有一條核心軸線串聯，那即是「跨」。

作為共通的核心精神，臺文基將「跨」實踐在各個層次中，以近期的活動規劃為例，「今仔日，做伙 kóng 臺語」將母語學習帶入生態走讀，讓認識臺文基園區內的列管老樹、週遭社區生態的親子學員，能更進一步地以學習臺語字彙、用臺語的句型邏輯去勾勒出街區歷史、地形景物；「下一個敘述者：歷史書寫工作坊」則在政治檔案解讀、不義遺址地景考察的前提下，帶領學員一起將嚴謹的考究歷程轉化為文學作品，期許你我都能成為「下一個敘述者」；「文字的流動與想像：文學轉譯工作坊」系列講座，則在文字與圖像的串聯之間，與讀者一起探討文學轉譯的市場性、可行性及現階段的成果，期待在繪本漫畫、原創動畫、圖像小說、書籍裝幀等視覺敘事中，激發出臺灣文學更多的可能。

來到臺文基駐村的創作者們，更是跨域精神的具體表現。自 2020 年起已歷經了四次徵選，累計錄取了 20 餘位的創作者進駐臺文基，嫁接「看得見的作者」與「看得見的讀者」的目標不僅日漸達成，從中，我們也不斷地透過駐村作家們的眼睛，看見文學跨域的想像與實踐。以書寫創作為載體的科際整合，例如嘗試在小說和編劇之間切換身分的傅凱羚、張渝歌，以及選擇以非虛構書寫來完整自身關懷的簡永達、林子玄；以文字創作為基礎，挑戰以跨媒介／跨感官的方式呈現成果的林宇軒（聲音）、小惑星（電影）、李時雍（劇場）、古羅文君（舞蹈）等……。文學創作在他們的巧思裡有了立體的詮釋，而「駐村」，這個以體驗為名的創作行動，是否終能與他們的思想及文字共振？



- 1 「文字的流動與想像：文學轉譯工作坊」課程均有同步手語翻譯，讓推廣更不設限。
- 2 「下一個敘述者：二二八書寫工作坊」中，特別安排史蹟點走讀，讓學員以身體感覺走過二二八。

是展、是演、是體驗，展覽也是跨界

在七棟日式宿舍之間，臺文基以這 250 坪的空間，為讀者揭開日治時期臺北城東都市發展的歷史記憶。這片刻意為你我保留下的都市綠洲，不僅跨時代的嫁接了殖民時代氛圍，也透過屋舍的修復，訴說近百年來的臺北常民生活痕跡。而今你我悠閒漫步的臺文基，在此曲徑下正像是一個展示空間，而在各個建築物內，則透過展覽、課程、劇場、講座、音樂會等觸動遊客的情感，提供深入的參觀體驗。

談到了展覽，目前臺文基的三檔展覽也分別嘗試著不同的跨界技巧，常設展「不願被消失」裡，透過數位互動設計，重現歌曲〈月夜愁〉中的三線路，三線路以東、滿布水田的臺北城東；也透過藝術共創，邀請社區居民為你我留下戰後生活的「聲音」記憶。「拾藏：臺灣文學物語」特展，不只呈現文學藏品背後的故事，也展示了藏品轉譯的歷史積累，在一杯酒、一把傘、一支鋼筆、一場桌遊之中，凝縮了臺灣文學之所以為臺灣文學的理由。

臺文基最具特色的文學主題特展，則屢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，「二十歲，你好：作家的青年足跡」，擷取時代中作家 20 歲的生命片段，在沉浸式體驗中讓觀眾進（誤）入五個時代情境之中，體驗作家的體驗，填補知識與想像的空缺。「抵達下一個謎：臺灣推理一二三」將推理原型投射於展覽場景，血滴、腳印暗示案件與謎團，當讀者終於隨著提示走過這 123 年，也在觀展過程中體驗了解謎，以及「推理」的本質之一，即對往事的探究。

今年六月結束的「漫遊城市的獵人們」展覽則是立基於作家對社會的觀察，輾轉被漫畫家看見，一場文學跨域改編焉然展開。作家筆下鮮活靈動的街貓們，在漫畫家敏感的筆觸下，是作品中唯一彩色的存在——相對於人類街景的灰白——讓街貓的視角成為漫畫的主角。



「二十歲，你好：作家的青年足跡」特展以沉浸式體驗帶讀者走入 1920 年代「時代的候車室」。



「漫遊城市的獵人們」特展將街貓的生活空間融入展示設計，引導觀眾轉換街貓的視角。

這場跨域實驗的主角，即是作家朱天心與漫畫家阮光民。從「寫給不喜歡貓和不瞭解貓的人」的《獵人們》（2013），到《那貓那人那城》（2020）中所凸顯的社會中的冷漠與敵意，均在阮光民的《獵人們：貓爸爸、李家寶》（2021）中具體浮現；然而，跨域改編總面臨要保留什麼、要改編什麼的困擾，阮光民也曾面臨嗎？「朱老師給了很大的自由」，他的改編理念受到原著作家的認同。實因兩位老師此前都曾身處改編現場，作為旁觀者，朱天心印象最深的，正是電影《刺客聶隱娘》（2015）從編劇的文字，到導演的影像之間的拉扯。改編有時得服膺於媒介的特性，又如改編自同名漫畫作品的電視劇《用九柑仔店》（2019），「收視率最高的片段，反而是原著裡沒有出現的人物和場景，這時也不得不佩服，他們瞭解收視群眾的口味。」阮光民笑道。

推開文學改編的新視窗

文學改編影視劇作的過程中，將有哪些創作靈光層疊閃爍？近年來頗受好評的改編，短篇小說集《花甲男孩》（2010）到電視劇《花甲男孩轉大人》（2017），經歷了哪些考量、折衝與取捨？改編自江鵝同名散文集的電視劇《俗女養成記》（2019），究竟如何讓故事線從散文中浮現呢？臺灣文學的影視改編歷程已有深厚的積累，然而改編原著的挑選標準、改編方式等，是否隨著時光推移而改變，又回應了社會對哪些議題的關注？今年下半年的臺文基特展，就讓你我一起打開文學改編影視的新視窗！